

赫拉巴尔 03
河畔小城

时光静止的小城

Harlekýnovy milióny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杨乐云

译

Aravne

时光静止的小城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杨乐云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静止的小城 / (捷克) 赫拉巴尔著 ; 杨乐云译.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 - 7 - 5302 - 1355 - 1

I. ①时… II. ①赫…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484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2 - 5836

Bohumil Hrabal; Haklekonovy miliony © 1981 Bohumil Hrabal Estate,
Zürich, Switzerland

时光静止的小城

SHIGUANG JINGZHI DE XIAOCHENG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杨乐云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124 千字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355 - 1

定价: 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在小城郊外，我的时间停止了的小城郊外，有一座大庄园，这庄园现在是领养老金者的养老院。通往这庄园只有一条爬上山冈的林荫道，一条由成行老栗树的树冠从两侧架起的隧道，走在这条路上，就仿佛走在长长的哥特式拱顶底下。老栗树的繁枝不仅搭在一起，而且相互缠绕，大风吹来，它们便结成一个整体。树冠的枝叶为争夺些许阳光，累得精疲力竭，枯萎了，因此道路上总是落满碳化了的因长期摩擦而断裂的枯树枝。有时候，无风也会突然掉下一整截树枝，打在沙地上，遇到这种情况，就像见到屋顶掉下一块瓦，你把它拾起来扔到一旁，心情却不免沉重，它有可能把你打伤啊。无论什么时候，我踏上这条林荫道，就对自己的生命不太有把握了。我举目往前看，这条路约有五百米长，插进树冠的黑色支撑木棍，看上去很像骑士比武得胜后举起的梭镖和长矛。我可以不走这条林荫道，而走旁边的一条小路，那儿树枝几乎垂到地面，从春天到秋天走这条小路是很愉快的，可以观赏青翠的嫩叶和缤纷的

繁花，夏末秋初可以目睹果壳裂开，棕色的栗子从壳里蹦出来。可我还是喜欢走那条由黑乎乎的树木构成拱顶的林荫路，它的尽头便是庄园的两扇乌黑的大铁门，这两扇门是艺术工匠用锤子和钳子锻造出来的，形状有如被打下尘世的黑天使的两个翅膀，大门只在探视日才打开。当你从林荫道朝大门走来时，即使在阳光明媚的日子，这条路也光线昏暗，尽管四周遍地阳光，青枝翠叶，色彩斑斓，然而在这里，你缓缓往上走，却走进了地下墓穴的阴暗，随时都会有黑树枝突然掉下来。可是在庄园里，铺了细沙的幽径和庭院，在阳光中却显得格外洁白，铸在大门翅膀上的史博尔克伯爵的姓名首字母和族徽也映衬得黑亮醒目。这些字母就像弗朗茨写在啤酒厂账本上的饭店老板的姓名首字母，总是写成花体美术字，用红色和蓝色的墨水笔勾勒，犹如小书本封面上的首字母。大门旁边，在最后那棵大栗树下，有一座小屋，里面坐着看守大门的人。即使在太阳当空的大白天，这小屋也亮着灯。林荫道的阴影如此浓重，从春天到秋天，树冠的枝叶把阳光完全遮蔽了。在这座小屋，我们养老员轮流值班看守大门。在昔日伯爵府看守大门，这可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差事。每天十点钟，每个在这里看守华丽大门的人一到十点钟就完全变了。检查每一个走进大门的人是莫大荣幸。因此，尽管有些人在这养老院里床挨着床，就餐时并肩而坐，可在大门口却成了陌路人。看守大门的人会盘问来人为何来此，即使是朋友，一到十点，看守大门的人便会忘记所有同院人的面容，因此无论是谁想进门，都不仅要通报姓

名，而且得出示证件以证明自己确实住在这里。因而沿着林荫道走上山冈的感觉是美好的，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领养老金的人，一个普通人，哪怕处境悲惨，疲惫不堪，但是在浓荫中走上山冈，看到那巨大的锻造精美的黑铁门，那长矛似的杆子和矛尖，那能工巧匠打造的圆圈儿和翻腾的波浪。跨进大门的感觉是美好的，穿过花园，顺着一条细沙铺地、两旁种着矮紫杉的道路走进庭院，看到那些跟我一样也是领养老金的人，老太太，散着步，一瘸一拐走着，相互观察健康状况，就这样直至听到呼唤吃早点，吃午饭，又是吃点心，直至最后吃晚饭。对我来说，每次突然来到庄园的门前，心头总是美滋滋的，当阳光和灯光照耀时，这庄园就成了米黄色，墙上闪着光芒，显得温暖，令人眼花。直到过了一会儿，当你适应这种米黄色的光亮之后，你就会注视那硕大的时钟，黑铁板锻造的钟面满满地遮住了大楼三层和四层之间的那块墙面。黑色的长短针是锻工高手制作的，大得像魁梧壮汉。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时，心里不禁一惊，虽然当时是在午前，时针却指在七点二十五分。从那时起，这里时间就一直是七点二十五分，大钟停了，已经没有人会修理或者有理由修理它。说来可悲，它指着永远不动的时间在这庄园恰似 Memento mori^① 标志，因为在这里以及在这一带，众所周知，老人大多死在晚上七点半左右。当我第一次站在这里，当我看到那些巨大的钻天杨、橡树

① 拉丁文，意为死亡警告。

和黑沉沉的云杉高于这庄园的屋顶，马蹄形的花园怀抱着端正正建在朝南方向的屋宇，当我的目光回到正面墙上时，我看到这墙灰泥剥落。这里那里露出原来的墙面，那上头好像装饰着很大的文字，镌刻在变硬的水泥上。由于庄园地处时间停止了的小城郊外的山冈上，我听到风，不停呼啸的风，刮得树叶绕着房宇呼呼飞舞，百年老杨树无风也瑟瑟颤抖，百万张小叶子不停地挣扎着，想从百万根树枝上挣脱出来。我第一次来这里，就注意到各个大厅都有阳台，这些阳台也像大门一样，都出自艺术工匠之手，形状有如透明的大浴盆，透明的、伯爵使用的雪橇，透明的带篷马车，豪华坟墓的小墓园，我看到养老员们坐在这里晒太阳，他们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头靠在装饰着种花木槽的阳台栏杆上，枯萎了的矮牵牛、晒黑了的金鱼草和百日草从木槽里挂下来。时钟下面只见一双耷拉着的手，瘫软疲惫的胳膊，耷拉着的手有如枯萎的花朵，白得耀眼的衬衫遮住了手腕。透过铁栏杆我可以看到一把椅子和坐在上面的某人的一双分开的腿，身体则被绿色的木槽挡住看不见了。就在这时候，大楼一侧的一根落水管脱了钩，它像十字路口的拦道木那样缓缓落下，像大时钟上的分针迅速落在一个点子上，然而这生了锈的管子却没有落到地上，它挂在那里摇摇欲坠，令人望而生畏，从管子里撒下一地的铁锈、鸟窝和枯树枝。有时我想，庄园灰泥剥落的墙，实际上同这些年迈养老员的脸很相似，时钟停在七点二十五分，这也像放在膝盖上的手。我从灰泥剥落的地方，看到原来这墙是大块砂岩和黏板岩用粗灰泥砌

成的。每一个年迈养老员的脸！养老院里也有年轻的领抚恤金的人，脸上甚至一道皱纹也没有。但这些人的目光总是游离在别处，总是若有所思，仿佛竭力在回忆什么事情却又死也想不起来了。也许他们并不在回忆什么，他们脸上甚至流露惊喜之色，仿佛一瞬间想起了什么美好的事情，什么恢复健康的事情，给人带来利益的事情。他们的脸让人看着觉得他们气质高贵，觉得他们曾经学识不凡，实际上他们现在学识不凡，正处于人人渴望的某种认识的巅峰。不过，也只是我这么认为。就这些人来说，他们现在的伟大成就，乃是准确无误地走进这个庄园，找到自己的房间和自己的床位。后来，一扇镶着玻璃的门霍地推开，玻璃反射的光芒在庭院里晃了半个圆圈，耀得我眼花。我扭头一看，只见二楼的阳台上走出一个大胡子男人，他两手扶着栏杆，身体转向右边，接着又转向左边，这老头儿想必就是史博尔克伯爵本人了。他抬起的下巴颊上络腮白胡子闪光，这会儿，他装出看天气看景色的模样，摆出一副名门望族的姿态僵立不动，沉思着，仿佛在品味自己的处境，表明他在这养老院里是个错误。后来，通往前厅的柱子那儿有张脸动了一下，我吃惊地发现，原来那是一个老妇人的脸。老妇人坐在轮椅上，两手紧抓扶手，耸着胳膊和肩膀，这样，她的后背就像椅背一样直，我老以为那是斯芬克斯^①像。她的对面，在

① 即狮身人面像，位于埃及的开罗。斯芬克斯本是希腊神话中的带翼狮身女怪，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古代雕塑中都有类似的形式。

另一根柱子旁边坐着的那个妇人，神态同样庄严，犹如狮身人面像，轮椅扶手也靠在柱子上。因此，两个不能行走的领养老金的妇人，坐在黑色轮椅上在那儿晒太阳，她们的裙子塞在坐垫底下，活动板子下面有白搪瓷尿盆闪光。后来，仿佛微风从北面歌唱着轻轻吹来，吹得树叶簌簌拂动，我听到了远处传来的乐曲声，一首弦乐曲，很像我听到过的卓别林电影《马戏团的灯光》中持续不断的伴奏曲，或者以土鲁斯-劳特累克^①生平为题材的那部电影的伴奏曲，呼唤出一张苦笑的脸。这乐曲在我心里引起的感觉，就跟庄园那扇精美的大门一样。然而，尽管如此，我看到那些领养老金的人却并不注意这音乐，他们散步，坐在小长凳上，用手杖在沙地上胡乱划拉，或者只是那么坐着，默默地嚼着块儿糖或薄荷糖。庄园管理处旁边，有一条宽敞的空气清新的走廊，露天走廊，不像前面的阳台那么华丽，这条走廊有十扇棕色房门，门上都有某种安全装置。养老员中唯有男性才上这儿来，靠在栏杆上看着下面发呆，一动不动僵立着。他们看着我，可是我知道他们没有看见我，通过一扇无形的窗子他们在看过去，看过去的年代，那时候他们还年轻。他们执拗地为某件如今已无法挽回的事情气愤不已，痛心疾首，这件事情现在已无足轻重，可是偏偏现在才成熟，而事情发生的原因，为什么会发生，已经消失不见了……在这

① 土鲁斯-劳特累克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法国画家。少时双腿两次受伤，愈后成为畸形。

长长的走廊里，我看到这支弦乐曲怎样飘落，轻烟似的萦绕着每个人，它甚至这儿那儿从开着的棕色房门里流淌出来。我仔细察看，还走到前厅去看，那两个坐在轮椅上双手紧抓皮扶手的妇人，依然像两尊斯芬克斯塑像，弦乐队的乐曲却在她们周围回旋。我发现这音乐原来是有线广播器里播放的，它像玫瑰花丛围着雕像似的围着这两位老妇。我举目四顾，看到在阳台的每两道门之间，在过道托架上，都有同样的小匣子，像喂瞎鸟的那种小匣子，弦乐曲就是从这些小匣子、小箱子里播放出来的，动人的充满感情的合奏，或者一把提琴以无比焦急的琴音独奏了乐章的主题……没错！这是《哈乐根的数百万》，数百万，旧时代一部无声电影的伴奏曲，恋爱场面，倾诉爱情，接吻，动人心弦的伴奏，使观众掏出手帕抹眼泪……现在，我站在这养老院的庭院里，昔日史博尔克伯爵府的庭院里，弗朗茨在这儿为我们俩租了个小房间。贝宾大伯在这养老院的病房已经躺了三个月，在旧时代，人们管养老院叫救济院。当我来此看望贝宾大伯时，我曾成心穿过前厅，成心走平缓的坡道，瞧一眼旁边的走廊，那里有老年妇女在活动，她们撩开窗帘朝庭院里张望……我还用眼角看一下躺在病房里的老妇们，闻到儿童尿布的臭气。我还偷偷看了看食堂，从前这儿可是史博尔克伯爵宴请成百位高贵宾客的地方。最后我走进病房区，大伯躺在幽暗里的病床上，那边还有九个病人在看着我，我又听到了《哈乐根的数百万》。我坐下来注视贝宾大伯，见他只是两眼一眨不眨地瞪着天花板，不说话，什么也不拥护，什么也不

恼火，只是躺着，我听到远处传来这支《哈乐根的数百万》，我感到这乐声只是一种幻觉，借以抵挡我在这里看到的一切。我头一次来这昔日伯爵府探望大伯时看到的一切，令我感到那么难以接受，我曾多么痛苦！可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深为震撼，我决定卖掉一切，弗朗茨也同意，于是我这会儿站在这里，站在这庭院里。弗朗茨租了一个小房间，用他每月的全部养老金再贴补一些，我们将在这里住下去，像史博尔克伯爵家一样，只有一个小房间。我们将在食堂大厅吃午饭，吃早饭和晚饭，像史博尔克家一样，他们也在食堂大厅吃晚饭和午饭。我将在花园里，在那些砂岩塑像间散步，我将有一天能头头是道地说出哪个雕像意味着什么，我将观赏天花板上以希腊历史故事为题材的绘画，我可以摸摸楼道壁龛里洁白的希腊器皿，弗朗茨将不断地看手表，生怕错过收听所有捷克语广播的时间……这庄园我来过不下十次了，可是作为外人，一切都让我吃惊，害怕。今天，我头一次作为住宿成员站在这儿，我将在此住下去，直到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有人突然来找我，对我甜蜜耳语，许下诺言，然后带我出去，去到一个既没有边境，也没有界线的地方。这庄园我来过不下十次了，可是今天我看到的事情听到的声音和关系更为准确，也就是说，跟以前不同了。

我住进这养老院已有一周，可至今还没有从惊讶中走出来。弗朗茨实际上已把他自己从这个世界注销了，他买了一顶棉帽子，俄国人冬天戴的那种，有耳罩，小钩儿扣在下巴底下，这样，他在庄园里走动就如同围在围墙里，脑海除了全世界各大洲的新闻和新闻评论之外别无其他。反正我和他共同生活已有四十年，要说的话全都说了，我们已经无所希冀，无所期待。因此，我们好歹只是呆呆地看着，看贝宾大伯将怎样离我们而去，去哪儿。我们只求最后那口气不太艰难，但愿我们彼此厮守扶助。每天我在庄园，总会发现什么令我坐不住的事。庄园前面往下走曾经有个教堂，当时住着奥古斯丁隐修会会员，有很大的图书馆。今天这图书馆已成为锅炉房，修道院的食堂成了洗衣房，修道院神甫住宿的小单间和饭厅现在是维修车间。这里像庄园里一样，天花板上也有绘画，画着《圣经》故事，洗衣房里的墙壁灰泥剥落，但画家的手迹仍然清晰可辨。修道院的中央供暖锅炉烧的是焦炭和煤，煤渣堆在修

道院前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卡车开来把煤渣和炉灰运走。司机就住在花园的小屋里，他同谁都交谈，有些养老员上他家去，同他的孩子玩，傍晚同他喝啤酒。司机还每周两次把专门倒在一个地方的泔水运走。残羹剩菜的泔水气味，二十米以内都会闻到，由于放在这特殊屋里的泔水总要迟一天才会运走，二十桶满满的泔水装车时就会溢出来，流到地板上，之后在那里发酵。这些我不想说。养老院里有一位先生叫勃尔卡，他每天晚上都去司机家，同司机的孩子玩，同司机喝啤酒，也许他两个还是远房亲戚，就这样轮到勃尔卡先生在大门口值班，每一次司机开着大卡车来到，勃尔卡先生总是连忙跑出来，要他出示卡车驶出养老院的许可证，这还不够，勃尔卡先生要司机出示身份证。好说话的司机笑咪咪地把身份证递给他，可是严格的勃尔卡先生一丝不苟，他检验身份证上的照片与司机的面容是否相符，对了又对好几次。之后，他把身份证还给司机，可还是放心不下，责任感使他掀开苫布，仔仔细细一平方厘米一平方厘米地看，倘若傍晚，天色阴暗，他就打着手电仔细检查，毫不偷懒。他爬上车去踩着没有倒净的泔水，用手电照亮空桶，掀开湿淋淋的苫布，最后才算满意了，双手被残羹馊水弄得湿淋淋的。可是为了完全放心，他还钻到冷却器下面，拨动曲柄，从底下看马路，以检查是否有什么东西偷偷运进养老院，或者藏在苫布下面偷运出去……然后，勃尔卡先生同司机打个招呼，态度拘谨、冷漠。第二天傍晚，又坐在花园小屋的土台上，同司机的孩子玩，亲自下山到头一家小酒馆去打一壶

啤酒……我住进养老院已有一周，可是依旧未能从惊讶中走出来。《哈乐根的数百万》萦绕着整个庄园，有线广播的小匣子不仅走廊里有，它们还一个个挂在花园的树上，用塑料布罩着以防雨水，就像旧时代的乞丐用油布遮盖他们的手摇风琴，永远演奏竖笛圆舞曲的手摇风琴。弦乐队悄悄包围大树，《哈乐根的数百万》升入树冠，像老常青藤的叶子似的飘落，养老院的走廊里充满了令人愉悦的气味，廉价的香水味，因此谁也不注意这音乐。唯有遇到停电，《哈乐根的数百万》乐声中断，犹如童话《睡美人》里魔杖一挥，一切停止不动了，养老员便都抬头看小匣子，觉得没有了那音乐就像没有了亮光，人人都渴望再听到那音乐，感到没有它，养老院和花园幽径的空气就没法呼吸。停电如果是在晚上或天黑以后，所有的人便都抬起脑袋看着那瞎眼灯泡和灯管，直看到灯光再亮、有线广播接着播放音乐。这时，所有的养老员，坐在台阶上的，在洗手间的，躺在床上的，都松了一口气，再次以应有的神态听音乐，兴趣盎然。生活又开始流动，一双双几乎要冒火的不耐烦地看着上面的眼睛垂下了，看地板，看沙土，因为所有的养老员或因年高或因患病都低着头，他们很注意地毯、地板革和沙土的结构，小心翼翼地在上面迈步，因为在这养老院走路必须十分小心，摔跤就意味着失去行动能力，意味着受伤，那在这里就完了，因为每一个能行走、能走到洗手间的人便被认为是健康的。我在庄园信步溜达，走到一处大树下面有铁丝篱笆拦着的地方，草地上的小路到此结束。可是，我看到树枝下面的

铁丝篱笆已被踩倒，我便拽着垂在面前的树枝，跨过踩坏的铁丝接着往前走。这条被禁止通行的小路长满野草，几乎难以辨认，然而它是通往庄园的一个平台。我很紧张，生怕被护士或管理员或主任医生本人瞧见，可是，想看一看这花园禁区的愿望又如此强烈，我便径直沿着篱笆往前走到栏杆那儿。在那里可以眺望时间停止了的小城，可在栏杆前映衬着的蓝天，却高耸着许多硕大的雕像，青年男女的裸体雕像，年纪大的男子雕像腰间鼓鼓囊囊缠着长袍，每个雕像都立在高高的座子上，因此我得仰着脑袋才能看到砂岩雕刻的人体，每个雕像手里都拿着东西，什么物品、水果……我在小城虽然住了四十多年，却从来不曾有时间来此观赏这成行的群像。这里有一条条通往星际的幽径，幽径两侧种着修剪整齐的山毛榉，背后耸立着十二个月份的雕像，每座雕像高百米，周围是山毛榉茂盛的枝叶，山毛榉的枝叶都触到那些美丽的人体了。我在一个裸体女雕像前站下了，我不用看镌刻在长了苔藓的底座上颂扬五月的古老碑文和诗句。这年轻美女的雕像，那小乳房和魅人的腰肢，给我的感觉胜似一面镜子。我明白了为什么养老院用铁丝篱笆把这里同花园隔开，我明白了年轻意味着什么，年轻女人意味着什么。我举手抚摩雕像的腿肚子、大腿和腰肢，我感觉得出女性肌肉的颗粒，手指上有女性皮肤美的感觉，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养老员甘冒风险，踩着篱笆过来同雕像一比丰采。我就这么站着，仔细观赏一张张面容和一个个身体，眼角瞥见这些雕像手里拿着含有深意的东西，实际上，雕刻这些物品是用以烘

托雕像，它们甚至代表整个人类和整个大自然的各个时期，春、夏、秋、冬……于是，我站在五月雕像的面前，突然意识到我应该上这儿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趁我还有时间，我能够深入到每一个雕像的秘密中去，也许有一天，我能深入到所有这些雕像的秘密中去，什么是人生、周期，这些雕像对此能说出的肯定不会比我多，我差不多已经全部走完了。我看到在这里，这些砂岩雕像是一部可以阅读的小说，故事里的人在这儿等着我，要让我在这石头书稿中，读到史博尔克伯爵和他那些来此散步的客人们肯定知道的事情，让我在雕像中读到人的故事。没有人来这花园，它的下面就是弯弯的河水和红色城墙环抱的小城，那里，在河对岸高耸着米色啤酒厂，它的烟囱，铁皮屋顶闪闪发亮。在那里，我度过的岁月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在那里，我很幸福，因为我漂亮、年轻，就跟这年轻的女雕像一样，它的底座上被地衣遮得几乎难以辨认的铭牌上刻着“五月”。我暗下决心，我要每天踏着禁止通行的小道来这里，这些雕像有那么多话要对我说，因为我不曾料到年华逝去得如此之快。真是还没来得及回头看一看，却已经要拔去白发。想当年，我总觉得有的是时间，一切都有的是时间，老年与我不相干。因此我染发，用面霜和按摩消除皱纹，弗朗茨却始终依然故我，我甚至觉得他跟三十岁的时候一个样。不过，他也在老，因为突然间他也领养老金了，突然间我们搬进了河畔小屋，那是我自己绘图设计的……突然间我过生日，我已六十岁，突然间六十五岁，突然间我得了牙周病，史洛萨尔先生

给我拔掉了满口牙齿，他向我保证说他将给我安上一副比我原来的真牙还要漂亮的假牙。史洛萨尔先生这么说，他的眼神和声音使我相信了他，相信他说的假牙将比拔掉的那些真牙更白亮。他说在美国甚至有这么个习惯，到时候就让牙医把没病的牙也通通拔掉，安上可以在水龙头下冲洗的牙，说虫牙补了照旧会坏，会引起风湿症和心脏病。我那次闹牙痛是在秋天，史洛萨尔先生情绪很好，人们都说秋季是牙医的天堂，因为这是打猎和就医的季节。我们小城的猎人们为庆祝狩猎，每次都喝得烂醉，早晨他们要呕吐，跑到沟边或厕所去呕吐，把嘴里贵重的假牙也吐掉了。因此，整个秋季直到新年，史洛萨尔先生都忙得不可开交，晚上也得干活，给他的打猎主顾修理或制作假牙，这些人付给他的钱往往比初次装的假牙贵两倍。我牙床长好以后去咬了石膏牙印，一个月后，我兴冲冲地跑去了，微笑着，因为我知道这一天我将装上一口瓷质牙，一件艺术品，像史洛萨尔先生说的，粉红色牙床上绽开的铃兰花。史洛萨尔先生走进工作间，出来时端了个锡盘，盘里药棉上放着个什么玩意儿。他让我坐到椅子上，闭上眼睛张开嘴，然后，他先在我的下面牙床上放了个又冷又硬的东西，压得我下巴颏下坠，接着，他又往我嘴里塞进一个更加可怕的东西，弄得我一阵反胃，开始呕吐。可是史洛萨尔先生的声音在给我鼓气，让我耐心地稍稍等待，等假牙全部温暖。于是，我，刚才见史洛萨尔先生用锡盘托着他制作的拯救物走出来时高兴得鼓掌的我，现在的感觉却是他的钳子在钳我整个脑袋，我感到自己死人般苍